

河南府志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十五

墓誌銘二

种世衡墓誌銘

宋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
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
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卽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
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
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

東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
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
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
至於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
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
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寇兵重圍吾
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
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旣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
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
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忍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

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平語
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卽取坐中金器以獎
之屬羌愛服皆願效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
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
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
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
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
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
戒以笞責期於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
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

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於麾下與之衣物繒采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旣完人可循守乃請於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旣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

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
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譌者
屈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
朝行勞爾族奴譌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寇詐嘗
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
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譌初不之信復
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已至蹙而起之奴譌大驚
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
伏喧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
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

歸者半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
百餘帳咸伏牒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
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
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
縱於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卽
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旣
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
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予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
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
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

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
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
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
大素號彊梗在原爲孽寢及於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
可入北有二川交通於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
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
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卽日起兵會偕於細腰使甲士
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歛之兵遂不
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旣出其不意
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

成而疾作慶歷五年正月七日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
一塋於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
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謫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
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於終南山
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
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右司諫直昭文館累遷
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
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
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
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

者茲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
從屏坐杖脊於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康
瘳莫不歛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
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
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鉞戎軍環
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於君復欲以賄汙
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
爲之助獄成流竇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弟世材以一官讓
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於朝授衛尉丞
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

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
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
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
圖書而已涖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
事之及終吏民暨孺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
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詰文雅純
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
同州澄城尉曰諗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訴記誼
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貧食
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

幾事嘗遣謀者入敵中凡半歲間而敵誅握兵用事二三人
謀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
銘曰

嗚呼种君出於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
伸還自瘴海試於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寇之患又邊
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

子孫孫

文正公集

河南尹君墓誌銘

并序

宋韓琦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
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竦然屈服

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爲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耶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舉益深師魯每嘆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歷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縉紳草澤上書以方畧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爲第一然怪其所論特竒疑非仁濟言旣而知處厚代爲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嘗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爲朝廷所

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
直龍圖閣以讒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
再娶宗氏一男曰渙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塋于緱
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厚也嘗屬材曰異
日當請銘于公今塋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爲銘曰

維壽維天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天而傳嗚呼處厚孰短孰
延吾疑禍福不主于天惡兮不折善兮不年天果主耶胡爲

而然

安陽集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宋歐陽修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議

論文章博學強記皆以過人而師魯有好辨果於有爲子漸
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
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
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
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
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
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員外子漸初以祖廕補
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
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
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

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
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
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
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
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
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材可以居館
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
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
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
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

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
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
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植機
桴鳴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陷憂患以窮死若子漸
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
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與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
知歟銘曰

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

果可嫉其如斯

文忠公集

尹師魯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
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
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
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
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
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
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
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
戶曹叅軍都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
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